

元史



元史類編卷之四十一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南沙席世臣郢客兵校刊

雜行

李瓊 王文統 鐵失 曩加台 秃堅 阿魯輝

孛羅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 李邦寧 樸不花

埜先帖木兒 八思巴 楊璉真珈 伽憐真

邱處機 張宗演 鄺希誠 李居壽

田忠良 張康 靳德進 愛薛 許國禎 孫威

阿老瓦丁 阿尼哥 迦魯納答思 韓林兒

徐壽輝 陳友諒 張士誠 方國珍

李璫 小字松壽 濰州人 李全子也 太祖十六年

全叛宋迎蒙古兵入青州國王孛魯承制授全山東淮南楚州行

省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瓊襲益都行省得專制其地朝廷
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南征調其兵赴行在瓊親見帝言益都
乃未航海津要分軍非便帝然之命還擊漣海數州瓊遂發兵攻
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尅捷之功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加江淮大
都督瓊言近謀知宋人將調兵攻漣水且遙聞許浦射陽湖舟艦
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爲備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
之賞將士凡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瓊復揚言宋呂文德
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水且規築堡寨以臨我及得賈似道
書辭甚悖倣知廷近有內顧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
帥先渡淮以雪慢書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
當固守封圉且南人多用間計不可信敵既不至毋或妄動瓊又
言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迄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

輒未嘗息肩民力凋耗獨甚以區區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
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旣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
萬衆然臣豈敢持此保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
宜得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直擣膠萊之
虎然後帥步騎驟指沂莒滕嶧間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
不爲備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
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
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旣定則選兵以取
江南自守以寬民力將無施不可因上將校等功狀詔出益都官
銀分賞之二年正月璽言於行省謂宋人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
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旦水陸道絕
緩急莫報請選精騎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

既而來獻漣水捷詔復加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士壇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攻漣水帝遣愛仙不花等悉兵赴援壇固請節制諸道所集軍且求益軍器詔給矢十萬三年二月又以賈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益壇自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前後所奏數十事無非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初遣其子彥簡質於朝而潛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彥簡乘私驛逃歸壇遂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并獻京東諸郡縣請贖父罪宋封壇齊郡王俾殲蒙古戍軍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庫藏以犒其黨尋遣騎寇蒲臺陷淄州民聞壇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竄山谷間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下詔暴其罪發諸軍討之一會東平一會濱棣命諸王哈必赤總軍事壇盜據濟南三月復命史樞阿木以兵赴濟南壇帥

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壇退保濟南四月命丞相
史天澤專征比至築環城圍之壇自是不得出猶日夜拒守取城
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盡發其蓋藏不足則
家予之鹽令殺人爲食於是人情益潰各什伯相結縋城出降六
月宋遣青陽夢炎帥師來援不敢進壇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
舟八大明湖自投水中不死爲官軍所獲囚至諸王哈必赤帳前
天澤請速誅之以安反側遂支解其體於軍門計壇所傷漣水軍
民及陷宋蒙古探馬赤軍數男婦凡七千九百餘人萬戶阿里必
嘗發壇逆謀爲所殺至正十一年以其子刺吉襲職

大方通鑑云宋贈壇檢校太師賜廟

額曰
顯忠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少讀權謀書好以大言撼人遍于諸侯無
所遇乃往見李壇壇與語大悅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

統卽以女妻璵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卽位有薦其才智者亟召用之命平章中書省事日見親幸乃建元爲中統立十路宣撫使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更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

軍

大方通鑑云文統初造通行交鈔以絲爲本以革爲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十兩易絲鈔千兩總爲中統通行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明

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禡禡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諸事一委文統裁處及還未知可否故召文統等至責以成效復頒所議條格于各路中嚴私鹽酒醋麪貨禁信在倍專文統爲人忌刻惟以如賢嫉能爲心初立中書省張文謙爲左丞凡議論建白輒相齟齬文統積不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

大名宣撫事去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
三人爲太子師傅官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也默嘗與王
鶚及樞衡同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
處以相位世祖且不憚而罷文統乃不自安潛蓄異志及李壇反
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先是壇子彥簡由京師逃歸壇遣人白之中
書及反書聞人言文統嘗遣子蕤與壇通聲息世祖召問曰汝教
壇爲逆積有歲年舉朝皆知之朕今問汝所謀云何文統曰容臣
悉書以對書畢命讀之有曰螻蟻之命苟獲存全保爲陛下取江
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邪會得文統與壇書上示之文
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上問甲子之期云何對曰李壇
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發臣欲告陛下縛壇久矣第緣陛下
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世

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中授之政柄遇汝良厚何負而爲此文
統猶支吾命左右斥出就縛立名竇默姚樞王鶚及張柔等至示
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衆言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柔獨
疾聲大言曰宜剛世祖曰汝等同辭言之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
自服朕前矣文統乃伏誅子蕘并就戮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
國規模法度世謂多出其手云

鐵失故丞相鐵木迭兒義子也當英宗卽位之初由翰林學士承
旨爲宣徽太醫二院使至治元年特授御史大夫佩金符領忠翊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院使如故旣又命領左右阿速衛軍帝
親祀太廟以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治書侍御史
鎖南者鐵木迭兒子也先以罪罷鐵失請復其官帝不許嘗謂臺
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弊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

木送兒貪蠹無厭汝等何緘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
司徒劉夔坐妄獻地土冒取官錢伏誅鐵木送兒子宣政使八刺
吉思授夔肩獻鐵矢同受賂事覺帝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得私
八刺吉思雖事朕久既有罪宜論如法卽誅之鐵矢幸獲免命獨
署御史大夫事會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
卿等選人未當耳朕知嚮所効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
遂玷其人終身不得白御史嘗舉八刺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
敗若此者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是時鐵木送兒旣死罪惡日著帝
任拜住爲右相思欲振立紀綱進賢退不肖爲務嘗戒羣臣曰卿
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善自保若爲不法必刑無赦鐵矢以奸黨異
誅潛蓄異圖三年秋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鐵矢與知
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相聚謀逆以鐵矢所領

阿速衛軍爲外應夜二鼓殺丞相拜住鐵失直犯行幄手弑帝于
臥所九月四日晉王卽位收鐵失及其黨誅之大都籍其家并戮
其子孫

囊加台未詳何許人文宗初官四川行省平章時泰定帝方崩丞
相倒刺沙擁兵上都令諸王分道犯京畿囊加台乘國釁擅殺本
省平章寬徹等自稱鎮西王以左丞脫脫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
楊靜爲左丞稱兵燒絕棧道烏蒙教授杜巖肖謂聖明繼統宇內
大寧當罷兵入朝囊加台怒其妄言惑衆杖囚之御史臺言囊加
台拒命西南罪不容道宜追奪其制敕帝方降詔許自新弗聽天
歷二年正月遣近侍星吉班持詔招諭拒不納尋攻播州猶兒堽
隘宣慰使楊燕里不花開關納之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台者
囊加台弟也遣使賫家函招之不花台不從斬其使播州楊萬戶

引川賊至烏江峯遇官軍敗之八番元帥脫出亦破烏江北岸賊奪回關口旣而囊加台焚鷄武關大橋奪三义柴關等驛以書誘鞏昌總帥汪延昌分兵至金州據白工關進逼襄陽朝命鎮西武靖王搠思班調湖廣兵討之齊王月魯帖木兒統軍五萬至播州招各土官之從逆者楊燕里不花等降囊加台益負險自固詔立行樞密院以山東萬戶也速答兒知院事調河南江浙江西山東兵萬人及左右翼侍衛軍由四川進討囊加台所遣守隘碣門安撫使布答思監等赴雲南乞降復命羅里帖木兒爲雲南右丞統兵繼往會湖廣參政孛羅奉詔至四川曲赦囊加台聽詔蜀地始平諸省兵皆罷囊加台坐指斥乘輿大不道伏誅平章寬徹廉訪使忽都魯養阿等皆爲其所害者並贈官與諡

諸王禿堅者先赴上都兵敗而逃文宗至順元年正月與萬戶伯

忽阿禾等據雲南叛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川禿堅自立爲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忽刺忽等爲平章立城柵焚倉庫拒命朝廷簡乞住爲雲南平章帖木兒不花爲左丞從豫王阿刺忒納失里由八番分道進討遙投烏蒙土官祿余爲雲南參政使助軍四月四川行省復調重慶五路軍救雲南未幾祿余殺烏撒宣慰官降於伯忽羅斯諸蠻俱叛與伯忽應帖木兒不花遇害祿余以蠻兵據順元界立關固守復命諸王云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兵以進五月羅羅斯土官撒加伯阿漏河刺里州土官德益等皆附祿余以叛會四川軍至雲南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敗之賊稍却朝議復立行樞密院發朶甘思朶思麻及鞏昌諸軍命河南平章徹里鐵木兒同武靖王搠思班由四川陝西平章教化從豫王出八番兩路夾擊撒加伯合烏蒙土兵

攻建昌石丞躍里帖木兒拒之斬獲亡算四川軍亦敗撒加伯于
蘆古驛而禿堅伯忽等勢日猖獗祿余亦乘勢連結東川芒部諸
蠻令伯忽弟拜延順襲順元路撒加伯復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
潛結西蕃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躍里至建昌執曹通斬之詔趣
兩省各進兵於是四川平章塔出引兵由永寧左丞孛羅引兵由
青山芒部以印部州土官馬伯爲嚮導陳兵周泥驛祿余衆潰卽
奪其關隘與順元諸軍合撒加伯復攻建昌躍里與戰于木托山
敗之旣而仁德府權達魯花赤曲朮糾義旅討雲南敗伯忽兵于
馬龍川殺其弟拜延順再戰于馬金山獲伯忽誅之餘黨駭散獨
祿余猶據金沙江會塔出等將蜀兵抵烏撒境與祿余戰于七星
關六日凡十七戰賊大潰走俄而搠思班師次羅羅斯與躍里帖
木兒期至三治郎躍里倍道兼往奪金沙江阿禾引蒙古叛軍至

戰敗之阿禾夜遁大兵直趨中慶與賊連戰禽阿禾斬于軍前既而禿堅拒戰于伽橋古壁口兵方交躍里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遂復省治分兵追捕禿堅于嵩明州次年正月徹里鐵木兒孛羅等敗蠻兵射中祿余肩降其衆豫王阿剌忒納失里至當當驛安輯人民禿堅使其弟必刺都迷失偽降於豫王陰以私圍之平章乞住妻子皆被掠禿堅方繕城固守諸軍協力攻破之禿堅不知所往事平各班師未幾撒加伯復掠良民爲亂祿余又會伯忽姪阿福領蒙古叛兵殺烏撒官吏遣西域指揮使鎖住發陝西兵直抵羅羅斯碣門兵截大渡河直趨邛部州五戰大破之蒙古元帥怯烈擊賊于靖江路海中山破其柵禿堅弟必刺都迷失舉家赴海死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八世孫也襲封陽翟王順帝初立阿魯輝進

曰天下事重宜委宰輔決之庶可責其成效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信其言由是深居宮中每事無所與至正二十年汝穎盜猖獗天下震動帝屢詔宗王俾出北方兵南討阿魯輝乘間擁衆數十萬屯木兒古元徹之地魯宗王反將犯京畿遣使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若持國璽授我我當自爲之帝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數降詔開諭令其悔罪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爲兵其人素不習戰旣陣兵未交皆解甲奔敵中禿堅帖木兒師敗單騎走上都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臨之且令阿魯輝之弟忽都帖木兒從征大敗其衆阿魯輝謀東遁爲部將脫驩所擒送闕下帝命誅之仍以其弟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加封老章和寧王嶺北行省丞相俾鎮北藩

李羅帖木兒河南行省丞相答失拔都魯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

功

語具父傳

初授雲南理問後加四川左丞父沒李羅引兵退駐井陘

口順帝至正十八年正月命為河南行省平章總領其父軍擊走

劉福通于衛輝進克濮州復曹州詔移鎮大同為京師捍蔽置大

都督兵農司分先道專理屯田命李羅領之尋除中書平章政事

先是有察罕帖木兒者奮義起兵沈邱踰太行復關陝以功拜雲

南行省平章與答失拔都魯名位不相下二十年朝命李羅守石

嶺關以北察罕守石嶺關以南時山西晉冀地皆察罕故所平定

李羅既駐大同欲涎吞晉冀遣兵圍冀寧三日復退屯交城察罕

以兵來爭李羅敗之帝遣平章答失帖木兒往諭令和解始罷兵

各守分地三十二年李羅募兵五萬增大司戍守帝嘉其忠拜太

尉中書平章位第一是歲察罕為叛將田豐王士誠刺死義子擴

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明年李羅復遣兵南侵擴廓分地進據真定
又遣將竹貞襲陝西時陝西省臣方與行臺隙恐陝西爲擴廓所
有陰袒李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印擴廓遣將貊高來援竹
貞降於擴廓二十四年李羅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陽
爲不知往弔又不哭驕悍之跡已著初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院
事秃堅帖木兒得罪於太子安置東勝州

諱在村
不花傳

老的沙者帝母舅

也帝密諭李羅留之大同軍中先後遣官往索匿不與由是銜之
會秃堅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而故與李羅厚善也先不花
諧秃堅詆毀朝政李羅知其誣爲白於朝太子積不平與丞相搠
思監宦者朴不花謀曰李羅擁重兵跋扈日久藏匿不軌戕殺叔
父今又與秃堅交連漸不可制乃入言於帝下詔暴其罪削官爵
勒解兵柄安置四川李羅知非出帝意乃殺使者拒命秃堅亦與

李羅合聲言欲除君側之惡竟舉兵入居庸至清河列營將犯闕
帝遣使問故以必得搦思監朴不花爲辭帝不得已執昇之二人
皆被殺禿堅乃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死帝賜宴慰勞
甚至詔復李羅官依前守大同以禿堅爲中書平章李羅旣還大
同帝意益恚怒下令擴廓帖木兒總諸道軍隸之擴廓聞命將籍
是以釋私憾乃大發兵調麾下白鎖住守京師青軍楊同僉守居
庸而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李羅惡其軋已也復勒兵與禿堅老
的沙等犯闕京師大震時太子親統兵逆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
李蘭奚軍于昌平也速軍無鬪志楊同僉被殺李蘭奚戰敗遁走
太子急馳還都遂與白鎖住偕本宮官屬及侍衛出奔太原李羅
駐兵健德門外欲追襲向太原老的沙止之入見帝於宣文閣訴
其非罪泣帝亦泣就命李羅爲太保左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

沙爲中書平章禿堅爲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省臺總攬國柄
尋加孛羅錄軍國重事數月間誅狎臣禿魯帖木兒波廸哇兒禡
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汰宦官減浮費禁西番僧作佛事數遣使固
請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春太子在外日夜謀
靖內難密下令調嶺北甘肅遼陽諸軍及擴廓軍直抵京師大舉
討逆孛羅益怒出皇后奇氏於外幽置百日更遣禿堅率軍攻上
都之附從爲旤者調也速南禦擴廓軍也速謂孛羅悖逆中外同
憤遂提兵歸永平遣人西結太原東連遼陽諸王共討軍聲大振
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
速出不意襲破之斬姚伯顏于陣孛羅大恐自將出通州大雨三
日而還意抑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縱飲荒淫無度醉後屢殺人
喜怒叵測人情攜貳帝亦積不平威順王之子和尚受密旨與儒

士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布顏達兒洪寶寶等陰圖刺之會禿堅遣人來獻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李樹下布顏達兒自衆中躍出刃中其腦衆競前砍死之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母妻及其子北遁詔盡殺其部黨遣使函李羅首往太原亟召太子還宮尋獲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誅

擴廓帖木兒本名王保保少育於舅氏察罕帖木兒遂子焉至正

二十二年察罕攻益都不下爲賊將所刺

事詳察罕帖木兒傳

詔卽軍中拜擴

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仍總父軍擴廓旣受命啣哀討賊賊守

甚固簡壯士穴地道以進攻拔益都擒叛將田豐王士誠剖其心

祭父餘黨皆就誅乃分兵取莒州山東悉定初李羅帖木兒駐大

同自察罕時屢逞兵爭晉冀旣復取真定與擴廓日構兵禍結不

解至是李羅怨朝命突削其官舉兵犯闕殺丞相搠思監等尋始

歸鎮朝廷更下詔命擴廓總諸軍討之擴廓軍向大同而李羅以

兵再犯闕遂入朝據相位皇太子奔太原語詳李羅傳字羅既誅死帝即

召太子還擴廓扈從入朝拜左丞相居兩月仍請南還視師時中

原畧定而江淮吳蜀皆相繼淪陷皇太子累請督師為恢復計帝

難之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馬代太子親征擴廓於是分

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埒初信陽人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

師齒位相若擴廓一旦踞其上思齊心不平而部將張良弼首拒

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驕各為一軍莫相統屬於是思齊

據盩厔良弼據鹿臺擴廓遣兵西攻良弼而思齊又與良弼合爭

端日起擴廓早夜以西事為急不復顧南征名山藏云順帝下詔與和紹擴廓殺詔使拒命先是

皇太子之奔太原也將援唐肅宗靈武故事孰意擴廓不從及還

皇后奇氏遣人密令擴廓以重兵擁之入京城欲希帝傳位擴廓

知其意未至京可三十里卽散遣其衆謀遂阻益深銜之及是屢
趣出師擴廓不肯行且與良弼思齊構兵不已朝廷始疑爲有異
志二十七年八月詔擴廓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思齊自鳳翔以
西規取巴蜀陝西右丞相禿魯以兵會良弼孔興脫烈伯等同出
襄樊詔雖下擴廓終拒不受命有關保者勇冠一時貊高善論兵
皆察罕故驍將也見擴廓陰有不臣心共列其罪狀聞於朝時帝
方欲靖亂詔立撫軍院總制諸路軍馬專以備擴廓嘉貊高關保
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於是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
職其河南王如故從行官屬悉令還朝所總軍皆分隸諸將擴廓
乃退屯澤州又詔禿魯合思齊良弼率兵東向更命左丞孫景益
分省太原擴廓先遣兵據太原殺景益并朝廷所置官吏帝復下
詔盡削奪其爵邑令諸軍公討之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進據澤潞

三州與貊高合是時思齊良弼諸將與擴廓相持久聞明兵且至河南乃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意各解散大掠西歸已而貊高關保進攻平陽數請戰擴廓不應一日謀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二將皆被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擴廓亦上疏自陳帝悔悟下詔滌其罪當是時明兵已定山東平河洛中原俱不守帝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總兵南下命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出而擴廓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及京城失守帝北奔明兵迫太原擴廓棄城率十八騎走沙漠不知所終

名山藏云擴廓復合其眾數苦西北邊明太祖屢遣將征之敗走僅與其妻子數人渡河得浮槎以濟遂奔和林元太子復用之既而明兵復出塞擴廓率騎卒死關明兵竟敗歸後居沙漠數年乃卒明祖宴諸將斷曰當今男子吾皆得而臣之吾終無以臣王保保竟用其妹為秦王妃

冊曰內賊曰逆外兵曰叛履霜堅冰可畏匪翫人臣無將春

秋義斷亭羅犯順延春刃刺擴廓不終與叛同傳

李邦寧字叔固錢塘人初名保寧在宋爲小黃門從瀛國公入都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番語一過卽通解因見任用授御帶庫提點轉章章佩少監累遷禮部尚書領太醫院便成宗卽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閱月武宗欲擢爲江浙行省平章辭曰臣以闒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於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曰此何篋對曰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知吾儉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安得知時有宗王在側遽曰

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世法一
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
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萬一不給必將橫斂
掊怨豈美事邪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
左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初太廟時祀嘗遣官行禮至是復
欲如故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以疾廢禮耳今陛下
繼成之初正宜彰孝道躬祀太室以成一代鉅典循習故弊非臣
所知也帝稱善卽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使禮成加
恩三代各贈官賜諡仁宗嗣位以邦寧爲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
國學將釋奠帝遣邦寧致祭點視畢就位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
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許者無不拔邦寧及諸執
事皆悚息伏地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慙悔累日當仁宗爲皇太

子時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帝英明邦寧揣知其意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懼而退及卽位左右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尋以疾卒

樸不花高麗人其先本王氏順帝后奇氏微時與同鄉井相依倚及選入宮有寵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中生子名愛猷識理達臘於是樸不花以閹人入事二皇后甚愛幸之情意膠同累官資正院使資正院者掌后宮財賦出入者也至正末年京師大饑疫民死者相枕藉樸不花欲要譽請於帝市地收瘞之自南北兩城抵蘆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鈔數貫舁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前後瘞者不下二十餘萬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死不能斂者給以棺翰林學士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碑時帝在位既久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聽其臨決皇后欲謀專國使樸不花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及太平罷乃獨用搠思監爲丞相帝益厭政樸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表裏凡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不上聞內外多解體又與宣政院使彖驩同惡相濟氣焰薰灼百官無不趨附者監察御史傅公讓等劾其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疏聞二皇后執不可始終庇之尤固言者被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日上太子書切諫臺臣大小皆辭職去於是不得已始爲言於帝聽其暫退詳具陳祖仁傳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於帝前言樸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狀帝怒國鳳祖仁皆坐免時老的沙持其事頗力謂言者不當罷奇氏乃言之於內帝以老

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就國已而樸不花復倚奇氏勢起爲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帝密令孛羅帖木兒留之軍中是時搠思監樸不花方結擴廓帖木兒爲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與老的沙謀不軌詔削其官爵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知非出帝意抗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力表其誣枉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樸不花罪屏竄之以泄衆憤而復孛羅官爵然搠思監樸不花實留京城未遣也未幾孛羅令禿堅帖木兒稱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駐于清河帝不得已執畀之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

事具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

堃先帖木兒亦宦官也當順帝在位久溺於宴樂嘗自製龍舟於內苑自後宮至瓊花島往來游戲水多膠塞不可舟命堃先督濬大內河道辭曰頻年以來天下反者十之半不宜從事嬉遊妄興

工作帝怒放之高麗改命宦者答失蠻董之

問曰天有四星皇置閣宦北司禍唐常侍亡漢一邱之貉千

古同惋元史寥寥猶為彼善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欵氏也書史會要作巴思八土波國人相傳自其祖

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

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為聖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

彌怛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及即位尊為國

師授玉印命創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

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

語韻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書史會要云字之母凡四十一川葛舌渴可哢已義曰者丙關已遮曰倪限但司隄巧達司關已鉢

山發已未刃麻只授已關已惹已縛已若已薩已阿已耶已囉已羅已設已沙已河已亞已伊而

鄔已醫已汚已遐輕呼肉霞已法已惡已也已高已耶輕呼台借漢字釋音並開口呼之漢字母內則去舌已四三字而增入必已牙已山四字切韻多不從法或一母獨成一字或二三母合成一字如韻天匝地鳳入巨東列西司南司北之類是也但只一字具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入聲輕

呼則同平聲矣凡詔誥宣敕表牋並以書寫其書右行其字方古嚴重按宋鄭樵七音畧序云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中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韻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濁輕清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驚天霹靂過耳皆可譯也况人言乎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歎番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皇韻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據此則蒙古新字之制其所由來遠矣

成詔頒示天下加號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還土番留之不得以

其弟亦憐真嗣建大護國仁王寺居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賜號皇

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

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命印造其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

僧人十九年造八思巴舍利塔仁宗延祐五年更建殿於大興教

寺給鈔萬錠英宗至治初詔郡縣建廟通祀其制視文廟有加泰

定元年頒繪像於各行省為之塑像文宗至順三年給鈔五萬錠

修其影殿自世祖建國以來即崇八思巴教於殿座上置白繖俗

蓋一項泥金書梵字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刹每歲二月望

日迎引繖蓋周遊皇城謂與衆生被除不祥導迓福祉名朶思哥
兒好事先期敕樞密院八衛撥鼓手百二十人殿後軍五百人擡
昇監壇漢關羽神位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
十所掌供佛像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二十
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
雲和署掌大樂嚮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箏七種凡四百人興
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共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
西三種細樂每種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
仗袍服金玉錦繡爭相夸耀排列三十餘里先二日於鎮國寺迎
太子佛未出家時
爲太子故云遊四門後具儀仗入城帝師率梵僧五百人詣大殿
建佛事本日恭請繖蓋奉安寶輿諸儀衛列殿前諸社直列崇天
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

行至厚載紅門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結綵爲樓聚觀焉及送繳蓋還宮復置御榻上帝師仍率衆作佛事次日罷散累朝相沿無虛歲夏六月上都亦如之著爲令 有膽巴者西番突甘斯且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中統間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雨立下嘗咒飯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十八年遣詣東海及濟源廟修佛事時相桑哥忌之不能容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置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州其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自言還朝期果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於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數至成宗疾禱之遄愈賜予甚厚分御前校尉爲之導從威宗北巡命膽巴駕象輿前往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

當密持神咒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眾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大德

七年卒輟耕錄云大德間德壽太子病薨薨上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私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猶如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

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帝師

楊璉真珈西番僧也未詳其所由進至元十四年世祖用為江南

釋教總統及桑哥專政相與表裏為奸怙恩橫肆威焰燦人窮驕

極淫不可具狀初杭城有天長寺乃魏憲靖王墳寺寺僧欲媚楊

陰獻之旋發王家多得金玉楊心艷之二十二年正月遂發宋諸

陵寢按本紀作十五年事今從綱鑑有中官羅銑者守陵不去眾以戈逐之銑號慟躍

出先啟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攫珠襦玉柙惟理宗陵所藏寶

器尤夥含珠有夜明者其屍如生乃倒懸樹間瀝取水銀截其頂

為飲器或云番俗以得帝王髑髏可辟邪致富故為盜去大政紀云洪武三年

命北平守將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遣使葬之紹興永穆陵已而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并孟章吳

謝四后陵先是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請於金凡六七年後許以梓宮還行在比至即承以槨納衮冕輦衣於槨中而不改斂至是被發二陵皆空無一物方知遺骸實未還也高宗骨髮盡化孝陵亦蛻化無餘止存頂骨小片惟光寧與諸后皆儼然如生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鏡狀以故諸番僧棄置道旁多為村民所得梓宮皆藉以錦錦下承以竹絲篋取者往往擲地一聲蓋金絲所織云語出周密癸辛雜識未幾楊下令焚其齒雜置牛馬枯骸中建白塢於杭故宮以厭勝之名曰鎮南塢後順帝時張士信守杭州始毀其塢杭民皆悲戚不忍仰視詔以宋陵冢所得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倪端叟遊杭雜稿云會稽有唐珣者字玉潛家

貧聚徒養母開發陵事瀝痛憤亟貨家具得百金乃治酒邀里中少年輩神飲酒半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且貧意將何為珣具以告順收遺骸共瘞之眾恐事露珣曰今四郊多暴骨取瘞以易誰復知者乃斷文本為匣復黃絹為囊分委而散遺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事畢仍出白金謝眾且戒勿泄遇寒食則私往祭焉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上上遂昌鄭元祐云宋太學生林德陽號霽山當楊發諸陵時德陽故為杭丐者背竹筐手挾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筐中暗收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永嘉按二說各不同或云林名景熙字德陽楊後

又發錢塘紹興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言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爲上祈壽帝從其請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代其營造二十二年朝命以江南廢寺土田爲人占據者悉付楊璉真珈修寺又命遣發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泰等入京師已又從其言毀宋宮室爲塋者一爲寺者五由是益恣橫戕殺平民受獻美女無算甚至攘民田畝盜取金銀珠玉動以數十萬計他所藏匿未露者弗論也二十八年坐侵盜官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詔逮問籍其田廬妻子南臺中丞亦力撒合請急誅以謝天下帝不允尋且釋之并給還其人士仍錄其子宣政院使暗普爲江浙左丞後以民怨沸騰乃罷去時江南民五十餘萬楊璉真珈皆籍爲佃戶成宗大德三

年從省臣言始放爲民 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
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吾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
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賜今名皇慶
中命緡譯諸梵經典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無
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里譯其字以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者帝
遣視之必蘭納識里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
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數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
所賫重譯之書無少差衆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所從授至治三
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
賜玉印加暗普覺圓明廣照宏辯三藏國師未幾與安西王之子
月魯帖木兒謀不軌坐誅其所譯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
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

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有司籍其家得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云

珈璘真亦西番僧善秘密法時順帝習西天僧運氣術號演揲兒法猶言大喜樂也至正十三年丞相哈麻復陰進珈璘真於帝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亦名雙修法皆邪妄術也於是以致珈璘真爲大元國師西天僧爲司徒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其法更易衣冠與哈麻秃魯帖木兒等相與圓戒甚至白晝裸處號所居室曰豈卽兀該猶言事事無碍也乃大興布施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三百三錠繒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頃賜之爲永業尋敎帝廣選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天魔舞

少室山房筆叢云
天魔舞唐時樂王

建宮詞云十六天魔舞神長不始元末也

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披瓔珞大紅綃金長

裙短襖雲肩合就天衣綬帶鞋襪皆星文霞采各執加巴喇般之

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選宮女十一人練縋髻勒帕常服或用

唐巾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胡琴響板每珈璘

真入宮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方許入餘不得預帝

由是荒樂不聽政羣盜肆起以訖於亡按元起朔方固已崇尚

佛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險遠民獷悍難制思因其俗以柔服

其人乃郡縣土番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

下必以僧爲副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軍民皆屬統理於是帝

師授玉印國師給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西土延及

中夏務屈法以順適其意遇帝師死必遣中書大臣馳往迎取一

人爲嗣自八思巴亦憐真而後至元十九年以答耳麻八刺刺吉

塿爲帝師統諸國釋教二十二年命帝師也憐巴哈失甲白羅二
思八等遞歲佛事於萬安興教諸寺次年以亦攝思憐爲帝師作
佛事於玉塿殿二十八年以乞刺斯八幹節兒爲帝師輦真木納
思爲諸路釋教都總統成宗大德八年以輦真監藏爲帝師踰年
死命相加班代之特製寶王五方佛冠雙龍盤紐玉印爲賜仁宗
皇慶元年以藏不班巴爲帝師板的答爲國師賜鈔萬錠延祐三
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爲帝師仍詔示天下英宗卽位
以牙八的里爲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泰定間帝師弟公哥亦思監
將至命省官持牛酒郊勞其兄瑣南臧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順
帝至元二年徵西僧加刺麻至京號灌頂國師並賜玉印其奉詔
而在塗也則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敕太府假法
駕牛仗爲前導省院臺官而下並用每歲二月迎佛威儀往迓且

命禮部尚書專督祇候及其死而歸葬舍利又命朝臣出郭祭饒

詔出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一萬七千匹每帝將立必

先詣帝師所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

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坐隅其在彼國者降詔褒答則令章佩監

絡珠為字輟耕錄云累朝踐阼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其字於青緡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其御寶則純用珊瑚遣使張於帝師所居處凡歲時

祝釐祈禱號稱好事其目不一大者如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

於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

學講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

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順德府開元寺十六年敕諸國教師

禪師百有八人即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賜衣二十二年集諸路

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遞藏

佛事於萬壽山三十會明年又作佛事於大殿寢殿及五臺山三

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七百餘人坐靜於大護國仁王寺
凡五十四會二十七年命帝師坐靜於厚載門及桓州雙泉等所
七十二會成宗初以國忌飯僧七萬武宗至大元年啟水陸大會
於昊天寺英宗卽位大興佛事於文德殿四十日已修秘密法會
於延春閣鎮雷法會於京城四門至治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
經十萬部又於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
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於壽安
山曰星吉思乞刺曰潤兒魯串卜曰水朶爾麻曰颯問卜里喃家
經三年乃罷又修黑牙蠻答哥佛事於水晶殿燒壇佛事於延華
閣文宗至順元年四月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順帝至元二
年創大覺海寺塑千佛於其內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
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僧百有八人修朶思哥兒好事嘗以泥

作小浮屠或十萬至二三十萬名曰擦擦其大者實以七寶珠玉
或一所以至七所名曰答兒剛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僅百
有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
宣徽院會計歲供其費以斤計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
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至累
朝賜予尤爲無度其大者如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
頃大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
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邨
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諸寺貲產又賜崇
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
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
貫雜綵萬匹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二萬襲已命帝

師受具足戒賜銀幣各鉅萬至正十二年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浙江廢寺田歸之其所給地畝率多強占民業僧徒猶貪利無厭營結近侍奏請布施莽齋要求百端歲需費以千萬計且因好事奏釋罪囚凡殺人作姦之徒悉皆黃緣幸免甚或取空名宣敕用爲布施而任其人賞罰皆由其手其弟子之佩司空司徒國公印及金字圓符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爲害不可勝數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摔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諸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箠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斷其舌賴仁宗在東宮言此法古所未聞有垂國典奏寢其令以故楊璉真珈肆惡於前伽璘真導淫於後雖歲舉

好事亦奚禪於享國長久之道論者謂元之亡實亡於僧云

邱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

輟耕錄云字通密祖父業農世稱善門

兒時有相者謂其

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大器之宋金末各遣使來召不赴歲已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治裝曰天使至我當行翌日果至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涉地萬餘里自崑崙歷四載始達西域之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鞭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旣至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告以清心寡欲爲先太祖深契其

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皇子於是錫以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輟耕錄云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

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

畏天威明孝道以導有眾太祖善之一日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蹄

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之罷獵當

喪亂之餘民罹俘獲者無所避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河南

北間由是被掠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幸更生者亡慮二三

萬人輟耕錄云處機自行在歸道出宣德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之冀一言以為福既入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于牕戶壁牆上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答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災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悅服

燕處機禱之果退舍歲旱禱之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

改賜所居名長春宮且遣使勞問曰朕嘗念神仙神仙母忘朕也

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元史真編

鬻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

吾將與之俱乎卒年八十書史會要云處機行草宗黃山谷其徒尹志平奉璽書襲掌

其教至大間賜金印四傳至祁志誠居雲州金閣山丞相安童嘗

過訪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自入相一以清

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其後安童復被召辭

不可再往決焉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

悟入見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

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

誰為卿言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之後其徒苗道一嗣全真教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傳

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至本紀作十一年

未平宋時事又稱天師四十四代孫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欠

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
神仙之言驗矣命坐賜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號演道靈
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仍給銀印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
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不知其幾而此劍印傳子若孫尚至
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乎特建天師正一祠於大都令宗演居之
踰年請還山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與棣卒元貞元年弟與材嗣
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為患最甚與材畧施
其術一夕大雨震電明早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於水裔潮患遂
息大德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武宗至大初八覲加金
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改賜金印卒子嗣成嗣仁宗延祐三年加
太虛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掌道教如故

輟耕錄云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旁可

居蓬魯花赤滅徹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蛙聒耳會與材朝京回因以告乃朱書符篆新瓦
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毋再喧自是寂然 圖繪寶鑑云與材嗣成皆風雅能畫竹與龍

時有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入龍虎山爲道士相者曰爲神仙宰相從宗演八朝世祖與語稱旨留侍闕下授江南諸路道教都提點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順聖皇后得危疾急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春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觀之果如夢中所見帝大悅欲命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乃號爲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兩京俾居之專掌祠事授元教宗師賜銀印又特官其父至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每待詔因論黃老治道貴清靜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上意上將拜完澤爲相命筮之得同

人之豫留孫曰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帝意始決每歲於長春壽寧二宮命作醮事奏赤章於天或五七晝夜又嘗命祀星祭斗大德中加同知集賢院道教事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武宗初召見升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仁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賜號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授玉印英宗初命修法事於崇真宮至法元年卒具徒吳全節嗣

虞集神道碑云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尊禮非有衞之勞而當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政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寒儉

之素歷任累朝垂四十年為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

全節字成季

書史會要云號閉閉

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

道龍虎山後從留孫至京師成宗初每幸上都命給廬帳車馬廩餼俾侍行幄大德十一年授元教嗣師賜銀印至大三年賜七寶

金冠織金文服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名所

居鄉曰榮祿里曰具慶旣嗣職制授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崇文
宏道元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
一銀印二并授之泰定三年命修醮事于龍虎三茆閣皂諸山生
平好與賢士大夫交其推轂善類振窮周急頗有俠槩卒年八十
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金季道士劉德仁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不
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五傳至酈希誠居燕京天寶宮見知憲宗
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元真人領教事至元五年世祖命
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改賜銀章又三傳至張志清其教
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元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友耐辛苦
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結茅其上虎皆避徙然頗爲
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廬舍

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少損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競畫爲圖以相傳焉

太乙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乙三元法錄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乙四傳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乙宮于兩京命領祠事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法賜太乙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以月直元辰敕居壽作祠醮奏赤章於天五晝夜事畢請問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世祖喜曰行將及矣明日下詔太子參決朝政敕曹明年正月朔建醮長春宮凡七晝夜歲如例以居壽爲之主按元時尊信桑門之術蓋重釋而輕道世祖初諭真人祈志誠焚毀道藏妄僞經文再

命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易言惟導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焚
毀殆盡近世流傳道家言辭旨淺鄙且多竊佛氏語大抵皆後人
臆撰非太上微言真諦也然幸其教當時尚存不滅自至一天師
相沿歷代故事襲爵賜號而外如憲宗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
教事中統二年命煉師王道歸築道觀于真定賜名玉華宮享睿
宗御容於其內尋遣道士訾洞春代祀東海至元元年召衛州太
乙度師李居素赴闕賜第一區顏曰太乙廣福萬壽宮自後每逢
正旦設周天金籙醮于長春宮或五七晝夜時作時罷五年詔二
分二至及聖誕日祭星七年築昭應宮于高梁河崇奉老子十四
年遣真人李德和代祀濟瀆十七年遣官持香帛詣信州龍虎山
臨江閣皂山建康三茅山設醮以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祈
禱有驗命別主道教明年命六祖李全祐祭斗召三茅山三十八

代宗師蔣宗瑛法師劉道真入朝問祀太一法二十八年遣真人張志仙致禱東北海嶽雖稍加信禮而江南諸路聖祖天尊祠盡已撤毀成宗元貞元年始詔道家復行金籙科範於天下開建醮事于延春閣壽寧宮兼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于司天臺紫微星于雲仙臺建五福太一神壇時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真人張志仙等王圭各一英宗初祭遁甲神于香山崇星于司天監凡四十晝夜其教漸興及邵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煽亂復禁度牒符籙泰定二年始重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遣中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文宗天歷二年命道士毛穎達祭遁甲神于大都西山上都南屏山至順改元賜全真教主苗道一神仙符命金印次年召亳州太清宮馬道逸汴梁朝天宮李若訥河南嵩山趙亦然各率徒衆赴闕修普天皇籙大醮順帝在御親睨西僧禱祀之說不

見於史冊終元之世道教不絕如綫云

冊曰釋主無我絕貪嗔癡元崇其號意在羈縻全真正一彼法所嗤天魔演揲終覆厥基自古外道奚裨聖治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趙城人金亡徙中山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之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曰鷄卵視之果然又曰朕有事縈心汝可知否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遣奉御送至司天臺給筆札命秉忠試星歷遁甲諸書司天諸生皆罕及詔授太史官帝曰朕用兵襄樊累年不決奈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元帥阿里海牙入朝請益兵十萬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曰濟帝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

已定果何人邪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

笑曰此伯顏也七月十五夜白氣貫二台帝問何祥曰三公其亡

乎未幾劉秉忠卒藏書云世祖嘗問劉秉忠曰建都何處最佳對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

數萬世祖問曰此何祥也秉忠曰異時代國家有乃此物也帝出獵于御林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

知何物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當有持之來獻者已而果然

帝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曰明年

正月當奏捷至期果取鄂州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

嘉汝術云何曰聖體行自安矣閱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車駕清

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寢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丞相和禮霍

孫率眾往視之比至山陵如故俄叛兵大至圍之三匝忠良引眾

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為神白於帝賜黃金十兩海都犯邊

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

帝不悅及諸王昔里吉果劫皇子丞相入海都帝召忠良曰誠如
汝言汝可祀神致禱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車駕駐
龍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及彼也今宿衛士
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有怨言矣帝怒答主膳者俾均其食汴梁
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復清何邪曰應
在皇太子帝曰是不妄言始有徵也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
童建宅於太廟南忠良仆其柱少府奏之帝以問忠良對曰太廟
前豈諸王建宅所邪帝曰卿言是也又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
卽敕中書闕道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曰梁武帝用麩
爲犧牲後如何邪帝將征日本命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
何足勞天戈不聽請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壇于國南遷太常卿大
德元年升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丞相阿忽台等懷

異謀將奉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怒曰制自天降邪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武宗卽位進司徒奏言郊祀國之大典今南郊之祀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祭地請以世祖配制可仁宗皇慶初命詣真定玉華宮祀睿宗御容卒封趙國公諡忠獻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亡隱居山中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使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江南參政崔斌言康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詣上都見帝親試所學皆驗授著作佐郎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良宮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來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者次年三

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推之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遂罷兵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詔不許官至秘書監丞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歷金末兵亂與母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初劉敏行省燕京辟祥寘幕下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卒諡安靖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星歷之學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授天文星歷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疹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臺事從征乃顏揆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

待其降又奏言叛者多為妖言所惑致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
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一人帝從之著為令成宗以皇孫撫
軍北邊遣德進從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成宗卽
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之授昭文館大學士
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都城以荻苫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
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以貴民力幾何臣未見其可議遂寢敕
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尋以病丐閑仁宗在東宮
特令中書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中書右丞議
通政院事領太史院印改以疾卒于位追封魏國公諡文穆

愛薛西域蒴林人

實字云大秦國一名蒴林在西海西

通西番諸部語工星歷醫藥每試

多奇驗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儀仗迎導愛薛奏
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平江南未下天下疲敝此等無益之費甚無

謂也帝嘉納之從獵保定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
耕乎帝爲罷獵伯顏平江南還姦臣有飛語讒之者愛薛叩頭力
諫始得解累官翰林學士承旨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世業醫國禎尤精其術世祖在潛邸
徵至瀚海留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太后時
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用鍼悞
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國禎從容進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
恐怖失次所致苟誅之後誰敢進者世祖意解且獎其直謂可作
諫官世祖嘗過飲馬湮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
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名入
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旣知之矣忠言逆
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命提點太醫院事帝與近臣言及勳舊大

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大理同履艱難者惟卿輩數人在爾超拜集賢大學士卒諡忠憲初國禎母王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閔其勞賜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焉子辰字君黼幼從父入禁庭進退莊重世祖喜之俾入備宿衛尋授尚醫太監桑哥專政數忌譖之帝不聽及桑哥敗繫於左掖門帝命辰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厚賜白玉帶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爲賜成宗初加中書右丞著太常事以足疾不能行特敕乘小輿入禁中矜視後足益弱不可出每服藥使近侍卽其家問焉卒封趙國公諡僖簡

冊曰緯候不經陰陽多忌勞究岐雷亦云利濟小道可觀乃述方技

孫威渾源州人幼沈鷲有巧思授雲中義軍千戶以驍勇稱善爲
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上獻太祖親射之不能穿大悅授順天
諸路甲匠都總管從攻邠乾等州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
不自愛獨不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
愛重否諸將對皆不合上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我國家立
功者非威之甲邪卽出錦衣賜之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
者輒以蒐簡工匠爲名多所全活卒贈神川郡公諡忠惠 子拱
初爲監察御史後襲父職巧思過其父嘗別製疊盾其法張則爲
盾斂則合而易持世祖謂古所未有賜之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
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具
象虎獅豹異獸之形各殊其製累官益都路總管卒贈大司農諡

文莊

阿老瓦丁西域木發里人至元八年世祖徵礮匠阿老瓦丁與其徒亦思馬因應詔馳驛至京師給官舍命首造大礮監五門前試之所向徹數十重大軍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礮手命阿老瓦丁往監造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授回鶻礮手軍匠副萬戶皇慶元年卒亦思馬因西域旭烈人與阿老瓦丁同徵至京

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入地深七尺許及渡江宋擁舟師迎戰于南岸陳礮擊之舟悉沉沒每戰輒利以功授回鶻礮手總管未幾卒以其子布伯襲

衍義補云此造礮之始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制度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習佛書期年卽通大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聞之卽能記誦長善畫塑及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思

巴建黃金塏于土番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塏成請歸帝師挈八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塏土番二載而成見彼土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故不遠萬里爲生靈來耳又問汝何所能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楫使宋時所得歲久闕壞其能新之乎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像成關鬲脉絡皆備金工嘆其天巧莫不媿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善作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皆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始授人匠總管詔返初服領將作院事命製飾銅輪儀表刻漏累加司徒卒諡敏慧

有劉元者字秉元薊州寶坻人始為黃冠師事青州把輟耕錄道

錄傳其藝非一後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技當世祖時凡

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

搏換者慢帛土偶上面髻之已而去其上髻帛儼然成像輟耕錄云一名脫活其上都三皇像尤古粹識者謂其造意

得三聖人之微仁宗兩賜宮女為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嘗

敷元非有旨不許為八造他神像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造仁聖

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書見

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遽走廟中即日成

之觀者咸嘆異其所作西番佛像多秘密人罕得見官至昭文館

大學士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世祖名八朝命與國

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從習其法及言與字暮年譯西天

西番經論成書西南小國星哈刺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答
思於帝前敷奏表章諸國驚服朝議興兵討暹國羅斛馬八兒俱
監蘇木都刺諸國奏曰此皆叢爾地縱得之何益若煩王師徒殘
民命莫若遣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其言降者二十
餘國累擢翰林學士承旨成宗初拜大司徒

冊曰一藝心專於用亦底製鎧冶礮匠工事爾上公寵諡曰
僭曰多名器之藝爲後世訾

韓林兒真定欒城人父山童自其先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
平順帝至正初山童倡言天下將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愚民翕
然信之旣而棗陽民張氏婦生子甫歲周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
皤腹擁腫見人嘻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者時至正九年四月也
於是河南江淮間民騷然欲動黃河南徙帝用賈魯策鑿求禹故

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埋之當道鑄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
河天下反河丁掘得之相驚託潁州妖人劉福通因詭言山童實
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爲中國主我劉光世後合輔之與
其黨杜遵道盛文郁羅文素韓咬兒聚衆于白鹿莊刑黑牛白馬
誓告天地謀爲亂縣官聞而捕之十一年辛卯五月福通遂起兵
以紅巾爲號官兵捕之急山童被禽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匿武
安山時蕭縣人李史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
住攻陷徐州惟福通黨尤盛不可制不數月拔潁州據朱臯破羅
山上蔡真陽確山舞陽葉縣及汝寧光息等州衆至十萬朝廷患
之丞相脫脫請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帥諸衛大軍往討
復上蔡禽韓咬兒送大都誅之明年帝命脫脫親征徐州李二敗
死早住均用走濠州一稱魯淮王一稱永義王二人互爭雄長未

幾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尋依福通兵勢益振十五年福通自碭山

夾河求得林兒立為帝又號小明王都亳州偽號宋改元龍鳳其

母楊氏稱皇太后遵道文郁稱丞相福通與文素稱平章拆鹿邑

太清宮材建宮闕其詔有云韞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遵道得寵專威

福福通使甲士搃殺之自為丞相稱太保會滁陽郭子興率林兒

招其諸將授子興子為元帥朱元璋即明太祖張天祐為副元帥皆奉

龍鳳紀年後子興子及天祐渡江與元兵戰皆敗死詔河南平章答失拔都魯統兵討之與福

通戰于長葛敗績退走中牟會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來援

福通少却答失乃整兵復敗福通于太康進圍亳州兒走安豐明

年偽宋將李武崔德破潼關八陝虢拔其城義兵元帥察罕帖木

兒引兵至武等望其炊烟畏兵眾不敢逼還掠安邑察罕追感至

下陽眾遁去十七年偽宋將毛貴陷膠州王士誠據山東李武崔

德破商州攻武關徑趨長安三輔震動察罕提兵入潼關大敗之
乃還毛貴破萊州益都般陽諸路擁衆圍濟南時董搏霄爲山東
宣慰使以兵救濟南敗貴于城下大挫其鋒未幾義兵萬戶田豐
叛降貴貴勢復振遂陷濟寧入東昌福通謀取汴分軍三道關先
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取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取關中
賊黨尤夥福通遂自曹濮陷衛輝關先生等分兵出絳沁踰太行
歷上黨破遼州雲中雁門代郡直抵上都焚宮闕掠遼陽東至
高麗所過城邑無噍類白不信等破興元據鞏昌圍鳳翔察罕自
將鐵騎晝夜馳赴分左右翼掩擊之不信等潰圍出走蜀朝廷遣
知院事達理麻失里援曹濮與福通戰歿官軍大潰答失退駐石
村帝疑其玩寇使者趣戰相踵答失憂憤死明年答失子孛羅帖
木兒領父軍擊走福通于衛輝進克曹濮毛貴據長蘆董搏霄戰

死貴入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要隘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大車百輛輓糧儲民田十取二乃乘勝畧薊州河間抵直沽連破鄆州京師大恐徵四方兵入衛劉哈刺不花拒戰于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福通銳意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走福通入城迎林兒于安豐居之以爲都十九年毛貴爲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二人故驍將也至是福通氣沮察罕大發秦晉軍會汴環城而壘僞宋兵屢敗城中食盡福通挾林兒從數百騎復走安豐河南次第恢復察罕謀知福通黨自相戕殺更大會諸將分五道水陸並進渡孟津復寇州東昌遣義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以豐踞山東久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旣而復叛刺殺察罕還據益都帝命其子擴廓襲父官啣哀討賊擴廓攻益都入執豐士誠剖其心以祭父山

東悉定二十三年張士誠都平江遣將呂珍攻安豐時僞宋健將
已盡於山東林兒遣使詣建康告急朱元璋自將來救未至珍已
殺福通破安豐林兒走滁州元璋擊走珍護林兒歸建康至二十
六年十二月始殂凡建僞號十二年

徐壽輝一名貞一本羅田布買爲人誕緩無能初袁州僧瑩玉以
彌勒佛教鼓煽湖湘間從者甚衆麻城人鄒晉勝大倡其術壽輝
浴于鹽塘普勝見其有光異之因與黃陂人倪文俊等共推爲主
舉兵以紅巾爲號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僭稱帝以蘄水爲蓮
臺省僞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一年十月也於是以普勝爲
太師文俊爲上將文俊者故漁家子善泅兼行多槳舡攻畧湖廣
州郡一時蟻聚烏合衆號百萬沔陽陳友諒舉兵應之壽輝以友
諒隸文俊麾下分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魯法興等陷漢陽與國

遂入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及湖廣平章和尚等棄城走已破沔
陽殺推官俞述祖攻荆門殺知州聶炳畧安陸殺知府丑閻遂乘
勝渡江由瑞昌陷江州南康諸境更遣陶九畧瑞州歐普祥取袁
州陳普文破吉安項普畧拔饒州潛由徽州達信州入昱嶺關攻
杭州城中倉卒無備遽入城大掠賴江浙平章教化移軍來援用
總管董搏霄計直薄城下七戰皆捷賊敗奔接待寺官兵塞其門
盡焚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德清武康安吉廣德徽州搏霄皆次
第恢復僞將潘大齋以兵二千人乞降天完兵勢日盛乃具戰艦
出鄱湖截長江圍安慶江西平章星吉帥偏師向銅陵逼池州爲
擣虛計安慶軍聞風解去江州以次克復星吉據鄱陽口日久援
師不至力戰中流矢卒江州仍陷十三年湖廣參政阿魯輝復武
昌漢陽資政院使脫火赤復江州江西右丞火你赤平富州臨江

尋復瑞州江右稍定是冬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
沙合兵攻蘄水壽輝敗走奔文俊營官屬四百餘人皆被獲偽將
王善自撫盱杉關入閩攻福州殺巡檢劉濬濬子健結死士百人
潛入善軍夜半發火大潰禽善獻帥府磔之十五年文俊復破沔
陽威順王使其子報恩奴迎擊于漢川敗死文俊自沔陽破中興
襄陽諸路明年正月文俊建宮室于漢陽迎壽輝都焉三月陷常
德五月陷澧州八月陷衡州十二月陷岳州十七年文俊謀殺壽
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爲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并其軍尋據
江西省治十九年壽輝欲徙都江西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
壽輝遽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甲城西盡殺其部曲
壽輝獨留江州友諒帥舟師攻太平府挾壽輝以行及取太平急
謀僭號乃于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白事令壯士持鐵槌自後

擊之碎其首壽輝立死僭號凡十年而壽輝舊將明玉珍起兵于蜀明玉珍一名旻隨州人世業農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充弓兵首汝穎盜起隨人相結屯青山推玉珍爲屯長尋歸徐壽輝于漢陽授元帥與陳友諒同隸倪文俊部下分守沔陽與左丞哈林禿戰飛矢損右目軍中號旻瞎子至正十四年沔饑玉珍以兵千人駕斗船泝夔府貿糧至巫峽人多就之者會青巾盜李喜聚衆苦蜀義兵元帥楊漢以兵禦之右丞完者都方鎮重慶忌其功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走漢兵怒皆拏船去出巫峽道遇玉珍羣訴之因言重慶一城守將哈林禿完者都兩不相下且無厚兵可圖也玉珍用其策襲破重慶於是禁侵掠勞父老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壽輝授玉珍爲隴蜀右丞初玉珍攻重慶時道出瀘州宿河下聞進士劉楨名躬訪之先一夕楨夢冕旒者造

廬明晨玉珍至與語大悅曰吾孔明也卽舟中拜爲理問官進取
成都及聞友諒殺壽輝自立玉珍怒曰友諒與我且肩事漢陽何
遽謀逆遣將守夔關不與通且爲壽輝發喪立廟尋取嘉定破東
川據有全蜀二十二年衆推玉珍爲隴蜀王分兵陷雲南陝西參
政車力帖木兒擊敗于金馬山禽其弟明二明年玉珍稱帝于成
都僭號夏改元天統立妻彭氏爲后子昇爲皇太子用劉楨議倣
周制設六卿置翰林諸官內設國子監敎公卿子外置提舉司敎
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賦稅十取一開廷試製雅樂立郊
社去釋老二敎專奉彌勒佛玉珍親統兵入滇屯衆金馬山大理
總管段功擊敗之仍還重慶踰年殂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
學蜀人安之僭號凡四年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謝祖干一贅於陳因冒陳姓父普才

生子五而友諒居長少多力好拳勇伎角爲人貪忍有權術嘗作縣獄吏志抑鬱不樂嘗徐壽輝等盜起招集亡命往從之爲倪文俊簿書掾尋領兵稱元帥見文俊專恣積不能平至正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興州友諒乘釁襲殺之并其軍跨有荆楚自稱平章據江州已陷池州明年正月親統兵攻安慶安慶城倚小孤山爲藩蔽義兵元帥胡伯顏領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擣山下伯顏不能軍城遂陷淮南右丞余闕死之友諒使其將趙普勝守焉普勝以雙刀名友諒驍將也四月友諒破隆興路省臣火尼赤出走友諒遣將王奉國陷瑞州幸文才蹂躪州康泰趙琮等趣邵武取汀州而乘勝自以兵取吉安撫建諸路已而奉國移兵寇信州浙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來援連破奉國兵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奉國穴地通道以入伯顏不花的斤戰死

時普勝守安慶數戰樅陽浮山失利友諒怒曰奴驕不力耳乃偽行安慶軍至鴈汊普勝具蒸羊來迎至則執殺之遂幽其主徐壽輝於江州自稱漢王置官屬親率舟師攻太平府挾壽輝以行縱巨艦乘江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友諒既得太平遂弑壽輝于采石自立爲帝僭號漢建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卽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建玉輦華蓋日月旂常羣臣至江岸朝賀值暴雨各藉卉泐而拜畧無儀節時至正二十年庚子春也旣而復還江州吳王朱元璋拔江州友諒退都武昌先是友諒爲盜時父普才嘗戒之曰若捕魚兒耳乃圖大事邪友諒曰相豕者言我家當大貴今其時矣及僭位往迎之普才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二十三年友諒以安慶隆興諸大郡連被元璋陷沒感感不得志思欲一逞乃大

元史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作戰艦載眷屬自官空壁自武昌提勁卒六十萬舳艫相銜而下
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爲棚板房爲蔽艦頭冒鐵數十重出
鄱陽湖決戰康郎山下旌旗蔽天湖水盡立友諒自乘赤龍船環
甲珠死鬪旬有五日兵屢挫友諒以小舟載蘆葦置火藥其中令
敢死士操之束草爲人飾以甲冑迫敵船天反風縱火其弟友貴
友仁皆燔死友諒氣大索欲退守小孤山不得前乃移舟泊瀦磯
思突出湖口繞下流奔武昌追至涇江口友諒迫啟牕視之矢集
目貫顱而死其子理載屍夜奔武昌改元德壽次年亦降友諒自
僭號至死凡四年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民與弟士義士德士信共販鹽
爲業士誠故有勇負任俠氣輕財好施富家多易之或負其鹽直
尤爲弓兵邱義所窘辱士誠不勝忿順帝至正十三年屬時多事

私與諸弟結壯士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見
凌富家火其舍跳入旁場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大姓劉子仁
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決戰子仁潰并其衆有李華甫者
亦秦州人嘗聚衆謀劫官士誠陽與之合未幾殺華甫得衆萬餘
勢寢盛不數月攻陷秦州淮南省官遣知府李齊招之士誠許請
降且乞從征自効行省趣其治戈船赴濠泗士誠疑憚不官發復
鼓變殺參政趙璉劫官庫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蔓延入寶應據
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祐帝降詔赦其罪再遣齊賫詔
往士誠本無降意齊辯說百端終不聽且爲所害帝怒詔淮南平
章福壽討之不克明年士誠攻揚州大司農達識帖睦爾軍敗盱
眙泗州皆陷特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衛大軍進討連戰旬有五日
士誠敗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突圍出勢蹙甚亡何有詔削脫

脫官解其兵柄士誠乘隙收散亡賈餘勇兵勢復振時江陰羣盜
蠶起有朱英者已就撫復叛乃質妻子向士誠乞兵且盛陳江南
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艷其心於是先遣士德由
通州渡江陷常熟朝廷猶冀其有降意遣待制烏馬兒孫搗質宣
命印牌往高郵招之爲所拘尋被害十六年二月破平江路平江
者今蘇州也士誠來自高郵改稱隆平郡毀承天寺爲王宮擇寺
觀豪門爲省院部司所居以弟士德爲平章卜者李行素爲丞相
蔣輝爲右丞原明爲左丞史文炳知樞密院俾伯昇節制軍事署
鍛工周仁爲隆平太守分兵下湖松諸州尋破杭州時達識帖睦
迺已遷江浙行省丞相聞變遁富陽會參政楊完者自嘉興引苗
軍至擊敗士誠兵復其城明年士誠侵嘉興復爲完者所敗且慮
吳王朱元璋以兵躡其後乃爲書請降達識帖睦迺遣廉訪使周

伯琦至平江慰勞士誠求王爵不許復邀三公遂表授士誠太尉
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爲元璋所禽達
識惡完者恃功驕恣與士誠陰圖之遣兵圍其居完者自殺士誠
遂據杭州詔以士信爲江浙平章當是時士誠名爲降臣而城池
甲兵錢糧皆自歸掌握先是士誠與方國珍分據浙東西江南海
漕久不至至是河南始平南北通道乃遣尚書伯顏帖木兒曹履
亨詣杭州以御酒龍衣賜之徵士誠輸粟國珍具舟兩人互相疑
貳士誠欲不與參軍俞思齊日向時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
誠怒抵几仆地使者開諭再三始從命一運粟十一萬一運粟十
三萬至京師自是累出師擾浙東西地更遣將李濟據濠州時吳
王方有事僞漢不暇南顧士誠勢益橫南至紹興北踰江淮直抵
濟寧關士曰廣且信用文吏築景賢樓開宏文館士無賢不肖與

馬居室多厭其心士亦往往歸焉二十三年士誠遣呂

將兵二

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殺之據其城自立爲吳王卽平江治宮室
建官屬朝廷再遣使徵糧士誠拒不與東南海運遂絕士誠使弟
士信數達識帖睦爾過劫其印幽之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從此兄
弟益驕縱上下乖疑將士多邀官爵美田宅方肯用命有崑山人
郭翼言於士誠曰明公仗馬箠下婁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非
能極慮安危力足勝也人苦元政久故相率離散莫與守苟反其
道休勞之然後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宴安逸樂坐消精銳
四方豪傑並起雖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士誠妻
止之曰其策誠善翼因得亡去士誠稱王凡四年吳王兵克平江
士信中礮死國事日棘伯昇原明等納款惟恐弗先使客說士誠
曰昔項羽嗜鳴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也公初八

高郵十八人爾元兵圍公百萬而公卒提孤軍突出東據三吳今
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爾然使公當
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志勞心亦可以降今至此臣恐公之爲項氏
也士誠忽忽無所出曰足下嚮者不言今何及矣客曰公子弟親
戚將帥羅列內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
者自以爲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有敗失掩不以聞當此之時
臣言固不得入也士誠喟然曰吾亦恨之時城中木石俱盡外攻
益堅城陷士誠更收散卒身戰萬壽寺復敗從數騎倉皇歸顧謂
其妻曰我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遂驅羣媵妾上樓其焚死士誠
方欲自經伯昇驚前抱持之曰英雄患無身耳昇之舟中送建康
吳王問之士誠曰天日照公不照我仍自經死時至正二十七年
丁未也

輟耕錄云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
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欸欸細思量且下水莫問米浮圖倒地

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不曉所言何事或者謂二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今張士誠第行九四而回首亂者適十八人

方國珍台州黃巖人世業農父伯奇素柔懦爲鄉人所侮生五子皆有膂力善馳跳驟馬國珍其次也身長黑面體白如瓠時童謠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者台州海中童山也仁宗延祐六年忽草木鬱然是歲國珍生販鹽海濱與同里蔡亂頭爲怨家亂頭入海行劫有司懸賞格捕之國珍捕應格而賞不及怒曰獨蔡能爲是邪黃巖俗尊上田主伯奇爲陳氏佃事陳甚恭而數被侵辱國珍每自忖曰彼亦人爾阿父何乃恭父歿陳索租益急稍不足則揚言國珍等通盜國珍給陳至具美醢盛饌戕殺之醢其尸於瓮久之事泄太守使人來捕國珍方食左手舉几自蔽右持門闕格殺捕者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從子明善等八海甸日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爲海運苦時至正八年戊子十一月也詔江浙參政

朶兒只班總舟師討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棘焚船將遁

忽官兵自相驚潰國珍回感之朶兒只班被執迫其上招降狀朝

廷從之授國珍定海尉名山藏云授海運假千戶不赴官聚眾如故轉掠温州遣尚

書秦不華察實得其狀力上勦捕之策不聽十年六月國珍仍入

海燒畧沿海州郡明年二月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統兵慶元

以秦不華稔知賊情偽遷浙東宣慰使分兵温州夾擊之李羅兵

至大閩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進官軍不戰而潰李羅復被

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請朝廷弗知再遣大司農達識帖睦迺至黃

巖招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達識檄秦不華至海濱

散其徒眾拘其海舟兵仗授國珍真千戶兄弟皆官之藉其力以

防海運會丞相脫脫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曰是

且及我復劫其黨入海而佯來議降秦不華張受降旗乘潮而前

竟爲國珍所殺帝怒命南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國珍勢益橫十三年詔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往招之尋報國珍已降乞授五品流官仍納其船散遣徒衆時劉基方爲浙東行省都事謂方氏首亂不可赦執政多受其賂不聽乃遣使授國珍徽州路國璋廣德路國瑛信州路皆官治中國珍不受命使盜待使者於隘殺之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如故朝命納麟答刺爲元帥開府慶元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恩寧普會兵進討皆敗績十六年國珍復降拜海道漕運萬戶國璋衢州路總管尋升國珍江浙行省參政時張士誠踞平江朝議更欲藉其力禦之令擊士誠七戰皆捷士誠恐稱臣輸粟朝廷多其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郡國珍以國璋國珉居台州明善

居温州而留國瑛自副十八年加國珍江浙左丞尋進平章政事
國珍歲具海舟轉輸士誠粟以功加太尉賜爵衢國公二十六年
拜江浙行省左丞相國瑛國珉明善並平章政事國珍本起負販
日不知書幸遭逢末世恃兄弟可羽翼遂肆意猖獗反側再三未
嘗一創非真能出奇制勝者也心多疑慮無定見旣節鉞浙東邀
王爵又陰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朱元璋
號令嚴明所向莫敵恐不能與抗况與我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
陳有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乃奉書獻金帛使其
子亞闕爲質許納温台慶元三郡圖籍懷姦挾詐又北通擴廓帖
木兒南交陳有定爲三窟計所用書佐參謀率由胥吏進苟利自
營一時政令租稅任意輕重民犯死罪不加刑納竹筐投之江流
跡其行事大畧近士誠而能自度德不帝制自爲故得保令終云

先是有周必達者隱天台國珍造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離亂君能舉義除盜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吾所知也國珍不聽後屢敗始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其橫行東南者凡二十

一年

名山藏云水名珍字國珍以字行後進明祖御諱改名貞字谷貞

開新運元之覆亡實由羣橫舊史見遺豈有所靳
明曰海精首亂紅巾繼勁半壁東南土崩石疊不有驅除曷

元史類編卷之四十一終